

群經音辨七卷

（宋）賈昌朝撰 宋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）臨安府學刻宋元

遞修本。框高二十二·七釐米，寬十七·九釐米。每半葉八行，行十五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賈昌朝（九九八——一〇六五）字子明。真定獲鹿（今河北鹿泉）人。天禧初年，真宗趙恒祈穀南郊，昌朝獻頌道左，得賞識，召試賜同進士出身，授晉陵主簿。賜對便殿，除國子監說書。時孫奭判監，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。後又為潁川郡王院伴讀，再遷殿中丞。孫奭侍讀禁中以老辭，薦昌朝替代。又召試中書，不久復為國子監說書。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，除參知政事。次年改樞密使。五年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。七年，罷相判大名府。嘉祐元年（一〇五六）再除樞密使。英宗即位，以侍中守許州，力辭，弗許。明年以疾留京師，以左仆射、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。卒。帝御書墓碑曰「大儒元老之碑」。

《群經音辨》有自序謂：「臣自蒙恩先朝，承乏庠序，逮今入侍內閣凡二十年。年踰不惑，裁能涉獵五經之文，於五經之道固未有所立。嘗患近世字書摩滅，惟唐陸德明

《經典釋文》備載諸家音訓。先儒之學，傳授異同，大抵古字不繁，率多假借，故一字之文，音詁殊別者衆，當爲辨析。每講一經，隨而錄之。因取天禧以來巾橐所志，編成七卷，凡五門，號《群經音辨》。」「可見《群經音辨》是其逐年講經的積累，最後始編纂而成書。

賈昌朝於天禧元年（一〇一七）獻頌而獲賜同進士出身，此年剛好二十歲，後二十年，他雖曾做過外官，但時間很短，主要是供奉內廷，入侍內閣。其職務從國子監說書，到郡王院伴讀，到崇政殿說書，到代孫奭侍讀禁中，幾乎沒有離開過講經之事。講經必要辨音訓字，疏通義理，故自序說「每講一經，隨而錄之」，「巾橐所志」編纂成書完全是實情。此書卷一至五，辨字同音異，按許慎《說文解字》的部目編次，體例仿唐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的發字例。卷六為辨字音之清濁，辨彼此異音，辨字音疑混。卷七附辨字訓得失。書中雖不免有沿襲舊文的謬誤，但兩宋以來，多認為此書邃曉群經，章解句達，堪稱為學指南。

此書首刻於北宋康定二年（一〇四一）至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之間。先是，寶元

二年（一〇三九）十一月，因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刊修《集韻》，曾經奏取賈昌朝《群經音辨》以供參考。獲準後，謄錄了一個清本送中書省看詳，並申請雕印。是年十一月三日，中書門下省牒知崇文院，令依據丁度等謄錄本雕印頒行。直到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十月，雕造完畢進呈。此為第一個刻本，然此本久已亡佚。

此書的第二個刻本，或者說是今之所見最早刻本，即此南宋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）臨安府學刻本。此本為紹興九年刻本的證據有二：一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保留有此書紹興十二年（一一四二）七月左承務郎、知汀州寧化縣、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王觀國的後序，序云：「上留神經術，登用鴻儒，親劄《中庸》，班賜多士，發明奧境，表彰六經。州建學官，教覃溥率。紹興己未夏五月，臨安府學推明上意，鏤公《音辨》，敷賜方州，下達諸邑……紹興壬戌秋七月中澣月官舍西齋序。」臨安府學推明上意，鏤公《音辨》」云云，無可爭辯地說明臨安府府學於紹興九年刻印過此書。二是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三著錄此書卷尾校勘官銜名後刻書題記，謂「臨安府府學今將國子監舊本重雕，逐一校正，即無舛誤。紹興九年五月日」，這證明此本確為紹興九年臨安

府學刻本，且此本祖於北宋國子監本。臨安府府學重雕三年後，也就是紹興十二年（一一四二），汀州寧化縣學又刻印此書，是為此書的第三個刻本，今亦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三個早期刻本中，北宋本已佚，汀州縣學刻本偏晚，惟有此紹興九年臨安府學刻本，不僅現存最早，而且直源自北宋監本，彌足珍貴。

此本除鈐有天祿琳琅諸印外，尚有「吳越王孫」、「子儋」、「朱子儋印」、「竹素齋圖書印」、「左庵」、「承爵」、「磐石山樵」、「西舜城居士」等印記。表明明時曾為朱承爵架上之物，入清為天祿琳琅之物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